

白田文集卷之五

寶應王

巖纂

贈送序引

送汪舟次遊匡廬序

汪子舟次將為匡廬之遊至余館中言別余告之曰
昔天下無事民物和樂目不見金革耳不聞鼓鼙名
山巨壑爭奇競麗而匡廬崇巒疊嶂極天下之神秀
佛宮僧舍甲於豫章山僧野叟間適自如不知人間
復有何事故多康強老壽往往有數百歲人士大夫
來遊來歌探幽扶輿皆得盡適其興而返是以至止

者趾相屬則山水所遭何其盛與自流寇發難兵燹
所至雖荒島僻塢多燒劫無遺豫章以金聲垣之變
多壘滿山谷而匡廬之麓昔寺宇壯麗既戎馬繹騷
鼓角聲不絕士大夫適其地無復休憩之所即欲為
太白之室樂天之草堂豈可復得宜乎五老香爐上
霄青牛諸勝登眺之跡罕至幾於海外之荒徼絕域
矣欲裹糧以遊豈不難哉今去用兵之日遠矣茲山
尚不能如昔日也則山水所遭又何其衰也子以詩
才名於時既至目擊興懷茲山之風景見於篇章者
必多慨慷悲壯如子美之於夔巫梓閬間嗚呼山水

文章相遭之際豈不以其時哉

之體以爲世所不聞也其所以爲世所不聞者蓋以其時之文章相遭之際豈不以其時哉

送王子序

余少讀書應舉欲有用於世故喜與賢士大夫交將以盡識天下魁閎奇傑之士然求之不可得既自廢無所用則欲得遯世長往之人與之卜築結茅而棲閒居多暇則相與濯泉枕石高話羲皇耳不聞人聞事又求之不可得竊謂沅賊發難以來天下用兵三十年忠臣義士奇才碩彥故家巨族表表人世者凋殘剪滅殆盡光岳之氣不能留為世外奇人然天地之精英必有所寄豈遂無其人哉意必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士無由見其能者薶藏伏匿於閭里闕

鬪間老世而世莫知如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欲求之不可得既乃得南昌王于一于一生平
好交朋友庭內賓客雜還座上常滿或囊無餘錢則
解衣物質錢以治具故四方賢豪下至飲食之徒有
詩文時名者莫不集其門其客居揚州也過從趾相
錯余亦以道義文章相講習交相造訪以齒序兄事
之相愛歡甚不厭吾意千百之中疑必有一二奇人
高士出於其間故嘗過于一留止欲因陰以求天下
之士顧求之不得也既乃得天長王子名屋字山瞿
山瞿負才尚氣不用甘自放棄而終歲奔走老於道

塗窺其意欲求世之奇人而交之嘗以他事有連捕
訊備受拷掠楚毒而氣激昂辭慨慷主獄者莫能難
既而得白當是時山瞿義聲動鄉國及見余于一所
讀余文歛容歎服謂余曰屋孤子沅離老且死子在
異世而後將不死余者在子矣余為感動于一豪於
交友山瞿豪於道皆今世難得者會山瞿又遠行余
因言求友之志以送之且以示于一焉

贈臬司金公序

古大人身任天下之事則非徒智効一官才盡一職而已也夫苟以盡職効官為能事則刑名法律獄訟簿書之間其治辦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必以讀書窮理識國家大務明天下大體之為先故不屑屑於刑名法律獄訟簿書之瑣務而其學問義理自足以相及自非一切見為能吏者之所及也若我金公豈非所謂其人哉公為政不徒以文學飾吏治也昔者為揚州郡守日進諸生講論文學今遷為臬司於南省日與

諸生講論文學暇則與之登臨眺望賦詩飲酒日夜
不倦若盡忘其勢分崇卑而與之盡師生之歡流連
詠歎每盡棲霞靈谷諸名山大川之奇勝相與游玩
而忘返者公以廊廟魏闕之才而兼山林川澤之韻
此豈刑名法律獄訟簿書之所得而限制拘束之者
哉故雖以巖之不肖而公誤采虛名昔在廣陵嘗與
巖門人汪懋麟等欲召致巖相見巖以崇卑懸絕不
敢以匹夫晉謁公庭公又欲為巖薦之於邑令公於
巖可謂知己重於感恩者矣今乃渡江拜謁公於庭
見之此序以當乘韋公其有以鑒而許之否乎

送汪舟次贛榆之任序

吾友汪子舟次既精舉子業尤以詩文名天下其於
六經四子諸史韓歐大家之學沈浸咀茹學成用世
自見循近例以文學就官得贛榆教職諸同人有言
贈行汪子謂余不可無一言余亦當以言祖道昔吾
郡秦州胡安定公師授湖州教法甚備弟子數百各
以其經數學莫不誦法仁義禮樂夫舉業之學相沿
數百年自古取士之法無如此久者士窮年畢世殫
精時藝釣弋榮利而經史大家之學土苴棄之也久
矣苟獲一日之利則舉業無所用之入官行政無所

措手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學製
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舉業入仕者皆以政
學者也何怪乎人才寡乏而鮮裨天下事乎夫經史
大家之學雖不縣於功令不頒於學官不試於通儒
而既非功令所禁師弟子講課舉業之外留心問學
豈不有裨天下事乎舉業科目所取者時藝所用者
政事取非所用用非所取南轅北轍之不相及也若
能以舉業待取而積經史大家之學以待用必有經
世成務之才起而樹鴻勳揚休光者非徒舉業空言
比也拔十得一豈遂無人哉贛榆地東海海州孔望

山固吾夫子問官却子登山望海之處而魯侯會齊
侯夾谷夫子為相則贛榆之邑大聖人所過者化千
載之下豈不有可興起者乎特其人才士風無為宗
主者倡率之耳汪子以六經四子諸史大家之學教
於此地吾知淮海之間士蒸蒸向風當自贛榆始矣
安定以經義治事之規為教不外六經四子諸史韓
歐大家之學也汪子之教成則今日安定之化不在
湖州而在淮北矣有司聞其風請下贛榆取汪子之
法教太學如下湖州取安定法時汪子行掇大科躋
巍仕將異擢教成均如安定之居太學使賢士大夫

與太學諸生執弟子禮以為榮安定之師道不再彰
彰於世哉行矣勉旃無謂教邑小試也

送孫子歸黃山序

黃山孫子無言今之所謂隱者也古之隱者入山惟恐不深其聲影幽墨惟恐人知即其託跡所在未嘗使人識而名之蓋其人不以地名也而後世考其託跡之所知其嘗遊某山某水也乃地以人名矣然則人足重地哉巢父許由無意於箕潁者也過其水可洗耳則洗之見其流可飲犢則飲之非擇而取之也彼其祿以天下尊以萬乘視之不啻泥塗垢穢而何有於箕之一丘潁之一壑卞隨務光以成湯讓天下

一則自投桐水一則負石投廬水夫成湯聖人天下

大物隨光遇聖人而讓天下之大物去而逃之跡高
矣何不愛其生必捐之而後已則有身亦覺為累也
又何取於桐廬之汪汪以明潔手自後世以隱為高
而蹤欲其幽則名欲其顯遂必有所托以自著子陵
之於文叔不欲相助為理矣而桐江煙雨聲被千載
一裘一絲俾人主終得物色之則是藏踪耕釣明托
富春寸壤以震動人間若非是無以自見也漢以後
隱者往往類此豈獨漢以後哉春秋有之矣晉公子
返國賞從亡介之推弗及於祿怨懟深矣隱死於綿
夫二三子崎嶇跋履出入從公子而曰貪天功以為

己力何禱而激也出怨言不食且隱死何為者是蓋
以綿上之田乃狐趙諸人食采封邑所不能比其土
之膏腴稷之肥美也則以死狗名者將托綿以不泯
也若是而謂之曰人以地名也則地之重人也豈不
然哉夫黃山者軒轅以來神仙之所窟宅高人逸士
之所盤桓不待孫子而著也孫子以歸山為題遍告
海內詩文之家徵送行之作纍纍矣而孫子又能如
韓退之所謂大矣細梅玉札青芝與椶闌店楔敗鼓
之皮並蓄兼收然則孫子之歸也其將沉冥杳渺絕
類離群孤居於三十二峯之頂而使世莫知其所在

耶抑猶棲遲係戀混跡人間依違於若近若遠之介
而使人盡知其為天都蓮峯之往耶夫使人盡知是
求顯也非隱也自茲以往吾願孫子息交遊遠名譽
勿復徵送行之作而果於歸去使人莫測其歸也孫
子乃庶乎真隱矣後世聞之必有言其託跡之所而
知為黃山高隱者亦何用令人知之哉